来碗炸酱面

杜卫东

今儿吃什么？北京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

是啊，吃什么？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棒子面长期居于主食的重要地位。除了窝头，间或吃一顿大米饭或白面馒头就是改善生活了，可供选择的余地有限。如今，物质生活丰富了，吃什么，倒真成了一个问题。鸡鸭鱼肉自不必说，山珍海味也不再那么稀罕。不过，甭管什么时候，北京人最为不舍的，还是那碗炸酱面。

据说，炸酱面的历史可追溯到辽金时期。北方地区气候寒冷干燥，发酵酱料成为食物保存和调味的重要方式，以面食为主的北方人，开始以黄酱作为调味品，“炸酱”雏形初现；至清代，炸酱面成为北京一道特色美食。

炸酱面的精髓在于炸酱。妻子选用的是东北大豆酱，兑入1/5甜面酱，再买一块五花肉，去皮，切成手指盖大小的肉丁。炸时，锅中倒入食用油，先放姜末，煸出香味再加入肉丁，小火慢炒，待色至微黄，加入酱料慢慢熬制。这时，火候的把握非常重要，火小了酱香味出不来，火大了酱容易焦糊。妻子手艺不错，炸的酱不亚于那些京城老字号。

要做出一碗色香味俱全的炸酱面，面条的制作也很重要。温水和面，面偏硬为好。面团揉好后，醒半个小时，再揉；继续醒面，再揉，让面上劲儿，这样做出的面条才筋道；最后，把面团擀成薄厚适中的面片，切成或细或宽的面条，水开下面，齐活。菜码也有讲究。妻子做炸酱面，黄瓜丝、胡萝卜丝、绿豆芽，必不可少；黄豆、青豆、芹菜末、香椿芽、白菜丝，就因时而宜了。拌面也不能马虎。北京人讲究，每一根面条都要均匀地裹上酱，才能够充分享受到独特的味觉体验。

在我的生命中，炸酱面已经成了一个特殊的符号。想起炸酱面，就会想到家，想起家里那盏灯，想起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，想起和炸酱面有关的一幅幅画面；每一根面条，都饱含着难以言说的特殊情感。

小时候，院里住了十几户人家。谁家一炸酱，满院子都透着喜庆。炸酱面分“文”“武”两种吃法。所谓“文”吃，“小碗干炸色酱红，碟配八蔬必相逢”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亲情和温馨洋溢在脸上；“武”吃呢？就不能拘着了。托一碗炸酱面，攥一根黄瓜，一口面一瓣蒜，天南地北一通神侃，是夏日小院独特的一景。谈资极其广泛，大到国际时事，小到家长里短，各抒己见。北京人豪爽、侠义、热情，不拘小节，吃炸酱面恰恰体现了这种人生态度。

我在部队当兵时，连队的主食是大米、高粱米这些。一个星期能吃上一顿肉馅包子，拳头般大小，我一口气能吃八九个。两年头上回家探亲，父母见到被风沙吹得黢黑的儿子，自然疼爱有加，问我想吃什么。母亲做的红烧肉和炖带鱼不亚于饭馆，肚里缺少油水的我已垂涎欲滴。可咽下口水，说出的竟是：“来碗炸酱面吧。”那两年，走入我梦境最多的还是炸酱面。炸酱时，母亲轻轻在锅里搅动铁铲，像是一位指挥若定的将军在排兵布阵；擀面、切面、抖面条时，又像一位技艺娴熟的乐师在拨弄琴弦。炸酱面里有她的厨艺，更有她对儿子的牵挂与不舍。什么是乡愁？乡愁就是心灵深处的归属感，吃上一碗母亲做的炸酱面，才能真正体会到回家的感觉。

记得那天，一向节俭的母亲擀好面条，又去菜市场买了两根黄瓜。正是隆冬季节，黄瓜最昂贵的时候，切成丝，幽幽的清香飘满整个院子，也一直飘在我生命的牧场。吸吸鼻子，至今还能闻到那股清香——那正是家的味道，亲情的味道。这些年，偶尔也会光顾街上的老北京炸酱面馆，吃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面馆的制作工艺和食材无可挑剔，想了想，缺的，也许是只有母亲才能揉出的那种温度吧。

儿子大学毕业，在广州工作过半年。回北京那天，妻子自然很高兴，问他最想吃什么？我建议，家楼下新开了一家海鲜火锅，很有特色，要不去试试？儿子在电话另一端停顿片刻，气定神闲地说了句：“来碗炸酱面吧。”

我听了，心头不由一热。儿子回答妻子的话，居然和我40年前回答母亲的话一字不差。味觉是最能唤醒记忆的感官，炸酱面的味道，就是那条连接记忆与家乡的暗道。对于北京人来说，炸酱面早已不是一种普通的面食，它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北京人的饮食记忆和家庭情感，让他们在世俗的沉浮中，找到了内心深处的那一份温馨与安宁。

“来碗炸酱面！”只是味蕾对美食的呼唤吗？不，它传递的分明是北京人浓得化不开的乡愁与亲情。

问梅消息

王秉良

“君自故乡来，应知故乡事。来日绮窗前，寒梅著花未？”

就这么淡淡的一问，余韵悠长，一片带着唯美的乡愁浮现在我们心头。这本是唐朝的王维拟江南乐府民歌所作组诗《杂诗三首》中的第二首。第一首是：“家住孟津河，门对孟津口。常有江南船，寄书家中否。”第三首是：“已见寒梅发，复闻啼鸟声。心心视春草，畏向阶前生。”三首诗是一个整体，如同一幅三联组画，虽然分开装裱，却互为补充，彼此生发，要整体来看才能洞悉其意蕴。三首诗承袭了悠久的文化传统。第一首写女子思念远方的夫君，站在门口，望着江上的船只，盼望哪天有丈夫的书信寄回。第二首写游子思念家人，直接把问话的内容点缀成诗，询问故乡来人家中怎样。第三首诗则是女子对丈夫的回答，梅花开了，春鸟啼叫得欢，我心中的离愁，就像阶前的春草一样滋长。

后人多拈出第二首，从游子思乡这个角度来读，因为它写得委婉曲折，写得空灵淡远，言有尽而意无穷，就这么单纯地感动着。

通常，远离故乡的人遇到故乡来人，一定是问问这、问问那，牵挂着家乡的一切。隋唐时的王绩写过一首《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》，诗人就对着家乡来人，不停地问，我的同族子弟怎样？家里的园子怎样？连园里的一花一草、一木一石都要问到。

故乡那么多值得问的人和事，王维都不问，只是探问梅花的消息，于是，问者心中的风雅、清逸就显现出来了。

王维善于用含蓄曲折、出乎常情的诗笔，把情绪写得婉转深长。比如，选入课本中的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，是我们每到佳节都会想到的一首诗。“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”，最后两句就很出人意表，用清代张谦宜《茧斋诗谈》中的话说：“不说我想他，却说他想我，加一倍凄凉。”登高望乡时，遗憾的不是自己未能和故乡的兄弟共度佳节，反倒是想着兄弟们都在一起，因为少他一人而感到缺憾。

王维问梅，其实也非他的独创，在早于他近200年的南北朝时，就有诗人在思念家乡时问过相似的问题：“故乡篱下菊，今日几花开。”不管是问梅还是问菊，都是拿家乡的一个美好的物事，来寄寓一缕乡愁。

我住在北京，隔些天，就和在河南老家的母亲通电话。每年的春天里，母亲会说：“院里月季花都开了，可好看了。”到了秋天，母亲又会说：“院里的两棵石榴结了很多，有好多‘对对儿连’‘三对儿连’呢，都熟了，老想着你也不回来，也吃不上。”

说起家乡，当然有父母兄弟、亲朋好友，但聊起来的，无非是一些家常。王维问的梅花，南北朝诗人问的菊花，王绩问的一花一草、竹木石头，都是含情的。梅花和菊花是美的，是让人从庸常的生活中，感受到世间美好的事物，问它们，就是问候心中升华后的故乡。

“扬州八怪”之首的金农曾画过一幅枝条纷乱错杂缠在一起的梅花，繁密的花朵布满了编笆一样的枝条。他写道：“吾杭西溪之西，野梅如棘，溪中人往往编而为篱，若屏障然。”金农画家乡杭州的梅花，也是想家了。诗圣杜甫说：“梅蕊腊前破，梅花年后多。绝知春意好，最奈客愁何。”明代诗人黎邦琰说：“容易他乡成酩酊，灯前犹自问梅花。”在梅花的幽香中思乡，或者想着家乡的梅花喝酒，有诗心的人才会这样。王维问梅花，就是这样的。

◀中国画《渠河山色》，作者黄宾虹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在山上“种星星”

王纯亮

那天，儿子兴致勃勃地问我，哪里可以看到漫天的星星？我随口告诉他说，吴光荣伯伯的油茶山。儿子好奇：为什么那儿有漫天的星星？我说，那是吴伯伯在山上种的呢。本是逗他玩，没想到，他和妹妹缠着我，说要上山看星星怎么种。

那时，老吴的油茶山上，无数的油茶果，像一粒粒铜丸子，在微风中挂着。放眼看去，千树万树压枝低，秋阳里泛着淡淡的金光。贵州的油茶树也在这个季节开花，嫩白花瓣与粉红花蕊，两两点缀，像一张张脸，羞涩地浅笑。

今秋，我有幸上了两次吴光荣的油茶山。

首次上山，只见数千斤油茶果晾晒在院坝，采收、搬运，老吴他们忙得不亦乐乎。贵阳离龙里不远，但之前我和老吴只见过一面，对他种油茶的了解都通过微信朋友圈，这次终于得以亲见。

出身农家的吴光荣对农业有特殊感情。20多年前林学专业毕业后，他一直在城市从事绿色产业。后来转战农村到荒山上种油茶，用他的话说，是对农业情感冲动的真情回归。在这片数千亩原本只长杂草和灌木的荒山上，历无数坎坷，这个汉子多次跌倒再站起，汗水洒遍山岗，但就是不流半滴泪。他说，就咬定这片山了。

时隔20天，我带着孩子再次来到吴光荣的油茶山。抵达时天色已晚，晚歇在他于油茶林间修建的山舍里，我特意选了一间可以打开天窗的屋子。那晚，两个孩子躺在床上比谁数得星星多，带着星星怎么种的疑惑，在此起彼伏的蛐蛐声中安然睡去。

次日起早，孩子们见到了他们心中“种星星”的吴伯伯。老吴领着他们去钓野生鱼、找跑山鸡蛋、摘山楂果、觅野生菌，其间不断地接打电话安排各项事情。看他没啥“特异功能”，孩子们似乎有点质疑他“种星星”的真假。

站在高处，油茶林收放于心。数千亩山林的天地是大，但吴光荣心中的乾坤更大。这些年，周边群众吃上生态饭，也拿稳定工资，和他有莫大关系。老吴说，带着大家走，有难处就心里憋着，但步伐一定要铿锵。由于心胸敞亮、为人大气，渐渐地，大家觉得他就是这山间的“侠客”。

而老吴呢，手里捻着鼓鼓囊囊的油茶果，默默地思索着什么。

走在山垭口，我问孩子们树上的果实和花朵像什么，他们先是一愣，然后兴奋地跳起来，说像昨天晚上数的星星，闪闪的，数都数不清。我掐下茅草，用空心的秆做成吸管，让孩子们吸食花蕊里晶莹的花蜜，女儿说，吴伯伯种的“星星”实在是太甜了。

油茶挂果周期长，吴光荣便以短养长，在基地里套种食用菌和中药材，发展林下产业，既提高了荒山利用率，又减少成本投入。

阳光下，几名布依族和苗族阿姨不断翻晒油茶果，影子就像她们的幸福一样，被拉得好长。院坝里晒不下的油茶果，她们就沿着长长的机耕道铺陈开，那是她们的幸福在山里绵延。

路虽远，行则将至；事虽难，做则必成。

日升月落、四季更迭，一天又一天，吴光荣在这片山上“种星星”。在这里，山是土石和油茶树的总和，是希望，是幸福的源头。迎着朝阳，这个汉子步入大山里，不时眺望着远方，在暖阳的照射下，眼神里又多了几分坚毅。

此时，他也成了山的一部分。

风过西安

张朝林

西安城的冬季，阳光灿烂。

晨练。正逢刮北风，刺骨的冷。露出来的脸，像被锥子剜一样生疼。停下来，立在路口，看那位卖水果的老人，白胡子粘着一粒粒阳光下闪亮的珍珠。车上的草莓，太阳下分外红艳。

“西安的风咋就这么硬哩？”我问老人家。

“咱陕西的黄土硬，秦岭山的石头硬呗。”

“黄土硬，秦岭石头硬，风就硬吗？”

老人家看出我的疑惑，笑开了：“咱秦岭高又长，山顶常年有白雪，特别是到了冬天，大山小岭都落满了雪。咱西安又在岭北，北风一来，秦岭就搂住了，冷空气就坐下咱西安不走了，不冷才怪哩！”

这是个智慧健谈的本地老人。他打开茶壶，抿了一口茶水，继续说道：“冷，才有收成。打春了，西安的风就暖洋洋得很咧！”说毕，老人家开怀笑起来。

过了路口，就是浐灞国家湿地公园。园里阳光灿烂。跑步的、舞剑的、打太极的人很多，都在沐浴凛冽的冬风。真是奇怪，落光叶子的树木立在阳光下，枝条却一丝不动。几位跑步的老人，抬脚甩膀子乐呵呵说：“你看咱西安的风怪不？人动，风动；人静，风止；人跑，风撵。这冷风呀，看不见，摸不着，透着明哩。”“可不是吗，咱西安的风，捏不拢，搂不住，这就是咱西安特色的冬风啊，比北方的风温柔，比南方的风硬朗。”说完，他们跑了起来，呼出来的气成了白云，丝丝缕缕散开了。

一位跳扇子舞的大妈，快言快语：“我们哈尔滨的冬风嗷嗷的冷，风贼拉的大，吹得脸贼疼。西安的风善茬啊，挺温柔的，咱稀罕。”几位大妈一边附和，一边扭着身子。“不唠嗑啦，跳舞走起呗！”她们一阵风似的去了蒹葭湖边。

蒹葭湖鸟多，不怕人。美丽的湿地公园迎来了几百种鸟类栖息、逗留。一群白天鹅也恋上了西安，蒹葭湖成了它们的家。顺着几名拍鸟达人镜头的方向望去，远处是一弯水域，上百只水鸟在水中追逐、起舞、静立、潜水。“咔嚓咔嚓”的快门声，记录着这些水鸟美丽的身姿。突然，一只大鸟飞起来了，另一只也跟着飞起来。于是，无数只鸟儿很快跟着飞起来，在水面上空飞旋。拍鸟达人连忙举起相机，又是一阵“咔嚓咔嚓”。

与拍鸟人聊天，才知道他们都是定居西安的云南人。生活在四季如春之地的他们，刚来西安那阵子，过不惯夏天和冬天，觉得西安的夏天像闷火笼，冬天像冰窖。慢慢地，他们爱上了四季分明的西安，喜欢西安春天的温柔，夏天的炽热，秋天的凉爽，冬天的凛冽。用他们的话说，兜兜西安冬天的风，是一种很板扎的享受。

拍鸟达人几声“嗨嗨”，去了观鸟塔。

阳光依然灿烂。

漩门湾，万物比邻而居

苏沧桑

一

只要我站在这片稻田边，耳蜗里便会涌起漩门湾远古的海潮声。海豚拜潮、沙鸥翔集的欢鸣，巨型漩涡的咆哮，讨海人汗水滴答，晒盐人木屐笃笃……声声在耳。

“沧海桑田几清浅”，半个世纪前，故乡浙东玉环岛人为图生计，在漩门湾拦海筑坝，化天堑为通途，化汹涌波涛为万顷桑田。每当我站在漩门湾纵横交错的田埂间，如同站在自己名字的笔画之间。

往事如潮水退去，万物如潮水涌来。此刻，初冬的漩门湾被一种只属于丰收时节的芳香深深浸染。

晨光里的稻田，色彩饱和度很高。成群的麻雀在闪闪发亮的稻浪间冲浪，用涨潮般一浪高过一浪的古老语言呼朋唤友。

夕阳下的稻田，蒸腾着一天里最浓郁的稻香，稻香仿佛具备和万家灯火同一质地的橙黄。

月光下的稻田，像一面黑白色的、香味冷冽的、静谧的湖，最黑的部分，是墨滴般的稻穗。

暖色或冷色，激越或低沉，仿佛拥有跨越语言的同一个密码，让漩门湾的天地万物如此和谐。

在雨中的稻田里，我尝了稻谷。捻开手感有点涩的稻壳，晶莹的一粒新米有点硬，很香。

我蹲下身，用食指挖起一小坨黑色的稻田泥，放在唇间抿了抿。我想尝一尝，沧海变成的桑田，是不是还留着海水的味道。泥土不咸也不苦，连腥味都没有，可我尝出了这片土地饱含着的几代新老玉环人的热血和热泪。

二

立冬时节，曾经候鸟般奔波于故乡玉环和异乡之间的我，做了漩门湾的一只“留鸟”——一座简朴的书屋在漩门湾观光农业园一隅落地，面朝东海的方向，成了年已半百的游子新的根。

漩门湾田园诗般的时空里，住着我的左邻右舍：黑鹳、勺嘴鹬等5万多只候鸟，数不胜数的鱼虾贝蟹，布谷、麻雀、蜻蜓等鸟类和昆虫，水稻、木麻黄、串钱柳、桂树等植物，还有无边的花海，以及日月星辰、河水云朵，还有即将到来的霜、雪……

河岸边，一对年近花甲的夫妻正在修水泵，他们是我书屋后柑橘园的男女主人。来自凡塘村的夫妻俩承包了30亩地，每天凌晨两三点就来侍弄满园的红美人和文旦树，最累的是施猪栏肥。夫妻俩说，大女儿有一对双胞胎，小儿子还在读大学，自己累一点，儿女就轻松点。

雨天的午后，我循着电瓶车车轮的泥水印，走进书屋左手边的草莓园。来自温岭的两个老姐妹，一位71岁，一位66岁，正在绑草莓网洁布。每天早晨5点多，她俩会带着饭菜、骑着电瓶车来此。老姐姐说，儿女都在新疆，孙女外孙女都读大学了。生活做习惯了，不做可惜了。

草莓园的主人，是来自临海的明月夫妻俩。此刻，他们正在自己搭的棚屋外洗草莓网洁布。4年前，他们慕玉环之名而来，包了20多亩地，以观光采摘为主业。无土栽培，模式先进，雪白的网洁布铺在草莓丛下，草莓果长在上面，特别干净。

教过书代过课的明月，说起晚上无聊只能刷刷短视频时，笑容羞涩；说起这几年头发白了好多，眼中隐约有泪光闪烁。

从棚屋出来，突然闻到雨水里淡淡的桂花香。她说，对，是桂花，可香了。

我听出她语气里的一丝丝喜悦。

我想尝尝她家煮的草莓酒，想等草莓成熟时，带亲戚朋友来买点草莓和他俩种的蔬菜，想去柑橘园采红美人和文旦，买鸡鸭鹅和它们的蛋。我还想问问正致力于园区提升的乡友们，如何能帮到他们。

今晚，明月的棚屋里，会传出她喜欢听的越剧吗？

那些无意将劳累艰辛写在眉宇间、眼神里，并面带笑意的人，心里必定有一团光。

三

年轻人从载着收割机的大卡车上一跃而下，他望向我书屋后金灿灿的稻田，棕黑色的脸庞绽开比稻田更灿烂的笑容。

两台大型收割机在小雪节气来临前，抢收着今年漩门湾湿地最后一批晚稻。之前，它们和伙伴们一起，驰骋于漩门湾三期盐碱地改造的1800亩海水稻田里，穿梭、切割、脱粒、粉碎秸秆一气呵成，稻粒“哗啦啦”泻入大货车里时，泉水般动听。

“永芬”这个名字，仿佛天生与稻有缘。花甲之年的沙鳝村人永芬指挥着那些“铁骏马”，在玉环岛无边的稻田上驰骋，一路留下稻秆和稻谷杂糅的芬芳。他是玉环种粮大户的合伙人。问他辛苦吗？说，不苦也苦，苦也不苦。

转眼间，这个一年大约可以碰面两次的邻居，率领着他的“铁骏马”和战利品轰隆隆而去。

站在云层中投下的光柱里，我想象着永芬他们在这片田地里播种油菜的情景，会是他说的无人机播种吗？

千百年来，玉环岛融农耕文化、海洋文化和移民文化于一体，像永芬这样的故乡人敢想敢干的性格从未改变。7年前，新老玉环人立足漩门湾，再改地图，撤坝建桥，重构生态。

只要将手指放在玉环岛蓝绿黄相间的地图上，我的眼前便会浮现起古志里的漩门湾胜景奇观。再将手指往东南方移动一点点，我的眼前便会浮现起一片未来的图景：面朝大海的玉环市未来新城，正以神奇的速度在漩门湾三期拔节生长，它是现代美学与古老气质的融合，更是人与自然在嘶吼对抗后的握手言欢、和谐共生。

雨后。一位园区保洁阿姨蹲在我书屋前的河埠头，从水里摸上一大把螺蛳，又放回水里，说，不拿回家吃了，螺蛳吃垃圾，保护生态的。

我无意为漩门湾的每一粒稻谷每一只麻雀每一朵云取名，也无法一一了解或记住漩门湾所有邻居的名字。重要的是，万物比邻而居，本应……用故乡的土话说：好来好去。

大地风华

春天从秋天开始

尚书华

过去，我一直以为，在北方，万物都是由春天始发的。然而有一天，我蓦然发现真相似乎并不如此，无意间观察到令我惊讶的玄机。

那是一个深秋的下午，散步时，我偶然发现身边落光叶子的李子树、杏树的枝丫上，在刚刚脱掉叶子的地方，鼓起一个个小小的叶苞。再仔细瞅瞅那些杨树、柳树，亦如此。我一阵惊喜，哦，原来秋天并不是收割了所有的生机，同样还潜藏着新生命的孕育。我又好好端详了一番附近的树木，顿时觉得，它们虽然落光了叶子，却并不枯干，一棵棵树都悄然蓄足了水分，把枝干喂养得光滑饱满。

还有，眼前这一片片草本植物，虽说看上去茎秆和叶子已全部枯萎，可当春风吹过、春雨浇淋后，那些枯枝败叶下的根脉顿时就会活跃起来，转眼就是一片嫩黄油绿。这样想来，这些根须极有可能从秋天开始，就逐渐敛缩起养分，将其凝聚到根部，春天时蓄势待发。

在东北，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区，一切生物在秋天都是忙碌的。动物跟植物一样，尽可能获取更多的食物，以供漫长冬日的消耗。这种准备，看似是为了应对冬天，实质上更是为了迎接春天。

冬天插在秋天和春天之间，似乎阻断了秋天与春天的紧密联系。第一场雪的冰冻把所有植物定格住，它们暂时处于一种冬眠状态。然而，每一个生命都有期待，都在伺机复活。不必担心冬天把它们冻僵冻死，它们恰恰需要这一寒冷的过程，正是这不可逾越的冬天，让很多生命得到孕育。被誉为“植物活化石”的东北红豆杉，繁殖的种子必须得在深秋埋到沙土里，经过一冬天的发育，春天才能顺利生出芽来。

更不消说，北方深秋田野里那一片一片返青的麦苗，早已走在去往春天的途中。一场雪捂下来，它们便在雪被下甜蜜地做着春天的梦，做着做着，春天就真的来了。

冬天，是秋天去往春天途中加油休憩的驿站。春天，其实从秋天就开始了。

本社社址：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：rmrb@people.cn 邮政编码：100733 电话查号台：(010)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(010)65368832 广告部电话：(010)65368792 定价每月24.00元 零售每份1.80元 广告许可证：京工商广字第003号